思問錄

衡陽王夫之譔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人性之善徵矣故以言徵性善者知性乃知善不易以言徵也必及乎人而後得之誠及乎此則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道義之門啟而常存若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乃梏亡之餘僅見於情耳其存不常其門不啟或用不逮乎體或體隨用而流乃孟子之權辭非所以徵性善也

目所不見非無色也耳所不聞非無聲也言所不通非無

義也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有其不知者存則既知有之矣是知也因此而求之者盡其所見則不見之色章盡其所聞則不聞之聲著盡其所言則不言之義立雖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以致之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此聖學異端之大辨

目所不見之有色耳所不聞之有聲言所不及之有義小體之小也至于心而無不得矣思之所不至而有理未思焉耳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心者天之具體也

知仁勇人得之厚而用之也至然禽獸亦與有之矣禽獸之與有之者天之道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

乎異人之獨而禽獸不得與人之道也故知斯三者則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此矣近者天人之制也易之所謂繼也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此雖聖人惡得而不用此哉

太虛一實者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用者皆其體也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

無極無有一極也無有不極也有一極則有不極矣無極而太極也無有不極乃謂太極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行而後知有道道猶路也得而後見有德德猶得也備天下之用給天下之得者舉無能名言之天曰無極人曰至善

通天人曰誠合體用曰中皆贊辭也知者喻之耳喻之而後可與知道可與見德

天不聽物之自然是故絪縕而化生乾坤之體立首出以震雷雨之動滿盈然後無爲而成若物動而已隨則歸妹矣歸妹人道之窮也雖遇險阻之故而必動以濟之然後使物莫不順帝之則若明于險阻之必有而中虛以無心照之則行不窮而道窮矣莊生齊物論所謂者照也火水之所以未濟也未濟以明測險人道之窮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哉一動一靜闔闢之謂也繇闔而闢繇闢

而闔皆動也廢然之靜則是息矣至誠無息況天地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靜之有

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動也人不知而不慍靜也動之靜也凝存植立即其動嗒然若喪其耦靜也癈然之靜也天地自生而吾無所不生動不能生陽靜不能生陰委其身心如山林之槁佳大木之穴竅而心死矣人莫悲于心死莊生其自道矣乎

在天而爲象在物而有數在人心而爲理古之聖人于象數而得理也未聞于理而爲之象數也于理而立之象數則有天道而無人道乎疑鄉

乾以易知惟其健也坤以簡能惟其順也健則可大順則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久大者賢人之以盡其健順也易簡者天地之道非人之能也

知至至之盡人道也知終終之順俟天也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人道之所自立故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所以立人道也非躍而欲躍以强合乎天體非潛而欲潛以委順而無能自紀人道不立矣異端以之

誠斯幾誠幾斯神誠無爲言無爲之有誠也幾善惡言當于幾而審善惡也無爲而誠不息幾動而善惡必審立于無窮應于未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神也

用知不如用好學用仁不如用力行用勇不如用知恥歟

曰心能撿性性不知自撿其心

莊周曰至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喜怒一從喉吻而出

故縱耳目之欲而鼓動其血氣引其息于踵不亦愈乎雖

然其多廢也浚恆之凶也五官百骸心腎頂踵雷雨之動

滿盈積大明以終始天下之大用奚獨踵耶

過去吾識也未來吾慮也現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

成天下之亹亹以此而生其際不可紊其備不可遺嗚呼

難矣故曰爲之難曰先難泯三際者難之須臾而易以終

身小人之僥幸也

乾稱父父吾乾也坤稱母母吾坤也父母者乾坤之大德所以繼吾善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思健順之難肖也

不畏心之難操則健不疑理之難從則順

力其心不使循乎熟引而之于無據之地以得其空微則必有慧以報之釋氏之言悟止此矣覈其實功老氏之所謂專氣也報之慧而無餘功易也爲之難者不然存于中歷至賾而不舍温故而知新死而後已雖有慧吾得而爽諸

勇者曾子之實體也樂者顏子之大用也藏于無所用體

之不寘者多矣見于有所用用之而不大也久矣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以處生死覛此爾終日乾乾夕惕若故無不可用也先立其大者以盡人道則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近取諸身飲食居處富貴貧賤兼容並包而無疑也非此而欲忘之卑者不可期用守高者且絕人理而芻狗天下愈入于僻矣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人之天道也繇仁義行以人道率天道也行仁義則待天機之動而後行非能盡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矣天道不遺于禽獸而人道則爲人之獨

繇仁義行大舜存人道聖學也自然云乎哉

陰禮陽樂禮主乎減樂主乎盈陰陽之撰可體驗者莫此爲顯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陰陽之幾也禮樂之蘊也幽者明之藏明者幽之顯也知此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有條理陰有秩叙非有以生之則條理不成秩叙亦無自而設矣靜生秩叙非幽謐闃寂之爲靜可知嗚呼靜之所生秩敘之賾森森乎其不可數而孰其見之

天者道人者器人之所知也天者器人者道非知德者其孰能知之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

非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者乎天下之器皆以爲體而不可遺也人道之流行以官天府地裁成萬物而不見其迹故曰天者器人者道

人欲鬼神之糟粕也好學力行知恥則二氣之良能也甘食悅色天地之化機也老子所謂猶橐籥動而愈出者也所謂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者也非天地之以此芻狗萬物萬物自效其芻狗爾有氣而後有幾氣有變合而攻取生焉此在氣之後也明甚告子以爲性而不亦愚乎

天之使人甘食悅色天之仁也天之仁非人之仁也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萬物恃天之仁而遂其仁去禽

然不遠矣

有公理無公欲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公矣天下之理得則可以給天下之欲矣以其欲而公諸人未有能公者也即或能之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無所往而不稱愿人也

風雨露雷之所不至天之化不行日月星之所不至天之神不行君子之言天言其神化之所至者爾倒景之上非無天也蒼蒼者遠而無至極惡庸知之哉君子思不出其位至于神化而止矣

神化之所不行非無理也所謂淸虛一大也張子神化之

所行非無虛也清虛一大者未喪也清受濁虛受實大受
小一受賾清虛一大者不爲之礙亦理存焉耳函此以爲
量澄此以爲安濁而不滯實而不礙小而不煩賾而不亂
動靜各得其理而量不爲詘則與天地同體矣若必舍其
神化之迹而欲如倒景以上之天奚能哉抑亦非其類矣
神化者天地之和也天不引地之升氣而與同神化則否
矣仁智者貌言視聽思之和也思不竭貌言視聽之材而
發生其仁智則殆矣故曰天地不交否思而不學則殆
五性感而善惡分（周子）故天下之惡無不可謂善也天下之
惡無不因乎善也靜而不睹若睹其善不聞若聞其善動

而審其善之或流則恆善矣靜而不見有善動而不審善流于惡之微芒乘而委之無善無惡善惡皆外而外無所與介然返靜而遽信爲不染身心爲二而判然無主未流之蕩爲無忌憚之小人而不辭悲夫

善惡人之所知也自善而惡幾微之介人之所不知也斯須移易而已故曰獨

不學而能必有良能不慮而知必有良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有大本纖精存理翕氣存誠庶幾遇之陰氣黜精以摶我而息肩者不知有也

能不以慕少艾妻子仕熱中之慕慕其親乎能不以羊烏

之孝猿螻之忠事其君父乎而後人道顯矣順用其自然未見其異于禽獸也有仁故親親有義故敬長秩敘森然經綸不昧引之而達推行而恆返諸心而蘧蘧齊聚質諸鬼神而無試爾心孟子之所謂良知良能則如此也

天地之塞成吾之體而吾之體不必全用天地之塞故資萬物以備生人之用而不以仁民之仁愛物天地之帥成吾之性而吾之性既立則志壹動氣斟酌飽滿以成乎人道之大用而不得復如天地之帥以為帥故喜怒哀樂有權而生殺不可以無心為用

天氣入乎地氣之中而無不浹猶火之煖氣入水中也性

陽之靜也氣陰陽之動也形陰之靜也氣淡形中性淡氣中氣入形則性亦入形矣形之攝氣也形之聚則亦性也形無非氣之凝形亦無非性之合也故人之性雖隨習遷而好惡靜躁多如其父母則精氣之與性不相離矣繇此念之耳目口體髮膚皆為性之所藏日用而不知者不能類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之察上下于吾身求之自見矣

主一之謂敬非執一也無適之謂一非絕物也肝魂肺魄脾意腎志心神不分而各營心氣交輔帥氣充體盡形神而恭端以致于有所事敬一之實也

無心而往安而處之曰適主敬者必不使其心有此一念耳

靜無而動有 周子 天下皆靜無而動有也矣以聖人爲靜無而不昧其有則明遠動有者有其靜之所涵感而通而不緣感以生則至正乃以爲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

顏子好學知者不逮也伊尹知恥勇者不逮也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善用其天德矣

世教衰民不興行見不賢而內自省知恥之功大矣哉

見不賢而內自省求已嚴則爲之難爲之難則違情而無過望之求亦可以遠怨矣

攻人之惡則樂察惡樂察人之惡則惡之條理熟腐蘊心矣慎之哉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德無不備矣誠未至者奚以學之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行殊塗極百慮而協于一也

天下何思何慮言天下不可得而逆億也故曰無思本也周子物未然也義者心之制思則得之故曰思通用也周子通吾心之用也死生者亦外也無所用其思慮者也雖事涉闇內也思則得之者也不于外而用其逆億則思其思之不至耳豈禁思哉

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巧者學功也博求之數物以會通其得失以有形象無形而盡其條理巧之道也格物窮理而不期日暮之效者過之

修辭立其誠無誠之辭何以修之哉修辭誠則天下之誠立未有者從此建矣已有者從此不易矣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誠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之道焉耳觀盥而不薦非薦之時然而必盥也觀我生君子而後可无咎觀其生君子而後可无咎不然咎矣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後得所止焉其爲天理也孤矣夏世之將剝而不與嘗

試其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者應驗孰與人忠以爲德則且與之爲要見知之益明而益固矣是觀同道故君子尤難言之

履德之基也集義素履也宜兄弟樂妻子而一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德行之所謂和而至也九卦以處憂患而此爲基君子坦蕩蕩修此故也

見道義之重則外物爲輕故銖視軒冕塵視金玉　周子純乎其體道義者天下莫能道義之府物不輕矣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泛然而以銖塵揮斥之也處貧賤出難而不易其官天地府萬物之心則道義不息于已

而已常明矣

獨知炯于衆知晝氣淸于夜氣而後可與好仁惡不仁

知地之在天中而不知天之在地中惑也山川金石堅确渾淪而其中之天常流行焉故濁者不足以爲淸者病也以濁者爲病則無往而不窒無往而不疑無往而不憂安汝止惟幾惟康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無所窒也奚憂疑之有哉

張子言幽明而不言有無至矣謂有生于無無生于有（皆戲論）不得謂幽生于明明生于幽也（論至則戲論絕）幽明者闔闢之彰也故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分而爲二倍而爲四參而爲六剖而爲八參乘四而爲十二五乘六而爲三十十二三十相乘而爲三百六十皆加一倍之定體也邵子知其說者知天地之自然而已若夫鼓之以雷霆震潤之以風雨巽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坎離乾道成男長坤道成女兌交相摩盪而可大可久之業著焉則未可以破作四片破作八片之例例矣以例例神化因其自然而喪其匕鬯天下之理奚以得而人豈足以成位乎中乎

吉凶得失生死但爲天地之常然而無足用其憂疑亦可

以釋然矣釋然之餘何以繼之繼之以惡而爲餘食贅行
繼之以善而亦爲餘食贅行憂疑自此積矣知者不惑仁
者不憂惟其不于吉凶生死而謀道矣
言無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
謂無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言龜無毛言犬
也非言龜也言兎無角言麋也非言兎也言者必有所立
而後其說成今使言者立一無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維古
今存亡而不可得竊矣
尋求而不得則將應之曰無姚江之徒以天天下之尋求
而不得者衆矣宜其樂從之也

不昧于明不昧于幽善學思者也

畫前有易無非易也無非易而舍畫以求之于畫前不已愚乎畫前有易故畫生焉畫者畫其畫前之易也

兩端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也張子言不窮虛知虛之皆實靜者靜動非不動也聚于此者散于彼散于此者聚于彼濁入清而體清清入濁而妙濁而後知其一也非合兩而以一爲之紐也

節者中之顯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未有節者存則發而中者誰之節乎豈天下之有節乎是從其白于外之說矣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張子曰大和所謂道卓矣雖盡

怒哀樂之未發而參前倚衡莫非節也充氣以從志凝志以居德庶幾遇之闃寂空寂者失之遠矣迫發而始慎之必有不審不及之憂

無不敬愼其動也儼若思靜而存也安定辭立誠于天下也儼若思于是而有思則節無不中矣仁之熟也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奚以思之哉儼若思之謂也旁行而不流安止而幾其功密矣夫

恃一端之意知以天下嘗試之强通其所不通則私故聖人毋意卽天下而盡其意知以確然于一則公故君子誠意誠意者實其意也實體之之謂也

意虛則受邪忽然與物感通物投于未始有之中斯受之矣誠其意者意實則邪無所容也意受誠于心知意皆心知之素而無孤行之意故曰無意愼獨者君子加謹之功善後以保其誠爾後之學者于心知無功以無善無惡爲功始專恃愼獨爲至要遏之而不勝遏危矣即遏之已密但還其虛虛又受邪之壑前者撲而後者熾矣泰州之徒無能期月守者不亦宜乎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聖學提綱之要也勿求于心告子迷惑之本也不求之心但求之意後世學者之通病蓋釋氏之說暗中之以七識爲生死妄本七識者心也此本一

廢則無君無父皆所不忌嗚呼舍心不講以誠意而爲玉鑰匙危矣哉

求放心則全體立而大用行若求放意則迫束危殆及其至也逃于虛寂而已

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故德不孤必有鄰灼然有其幾而不可以臆測無他理氣相涵理入氣則氣從理也理氣者皆公也未嘗有封畛也知此則亦知生死之說存事沒寧之道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畏凶悔吝而始戒心于動求其坦蕩蕩也能乎哉

神之梏思不可度思待平旦之氣而後好惡與人相近危矣危矣不幸而僅有此可不懼哉

死生晝夜也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故君子曰終終則有始天行也小人曰死

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塞乎天地之間則無可爲氣矜矣閒來無事不從容無可爲氣矜者也

盡性以至于命至于命而後知性之善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天下之變皆順乎物則者也何善如之哉測性于一區擬性于一時所言者皆非性也惡知善

命曰降性曰受性者生之理未死以前皆生也皆降命受

性之日也初生而受性之量日生而受性之量爲胎元之說若其人如附器乎

成性存存存之又存相仍不舍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性不息矣謂生初之僅有者方術家所謂胎元而已

感而後應者心得之餘也無所感而應者性之發也無所感而與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然後感而動焉其動必中不立私以求感于天下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鬼謀也天化也非人道也誠不必豫待感而通惟天則然下此者草木禽蟲與有之蓍龜之靈是也

大匠之巧莫有見其巧者也無感之興莫有見其興者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尋過去也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豫未來也舍其過去未來之心則有親而不能事況天下之億齋者乎

孩提之童之愛其親親死而他人字之則愛他人矣孟子言不學不慮之中尚有此存則學慮之充其知能者可知斷章取此以爲質而仙皆妄洵夏蟲之于冰也

質以忠信爲美德以好學爲極絕學而游心于虛吾不知之矣舜天下以棄猶忠信陋于譬倡之也

天下何思何慮則天下之有無非思慮之所能起滅明矣

妄者猶惑焉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也知而未嘗復行孫也誠積于中故合符而爽者覺誠之者裕于用故妄驅而之善也輕聞善則遷見過則改損道也而非益不能撤十朋之龜爲之質邪則窒所遷而又惡得其改之道哉惘于道則惛于改矣

水之爲凝爲冰激之而成變之失其正也凝冰之還爲水和而釋也人之生也孰爲固有之質激于氣化之變而成形其死豈也過其和而得釋乎君子之知生者知其能之妙也知死知人道之化也奚凝冰之足云張子亦有凝冰之喻朱子謂其

近釋
氏
至乎不可謂之爲無而後果無矣旣可曰無矣則是有而
無之也因耳目不可得而見聞遂躁言之曰無從其小體
而蔽也善惡可得而見聞也善惡之所自生不可得而見
聞也是以躁言之曰無善無惡也
我戰則克愼也祭則受福愼福福者禮成而敏知神享之
君子以爲福莫大焉愼于物愼于儀愼于心志壹氣合雖
雖肅肅不言而靡爭則禮成而敏神斯享焉疾風雷雨不
作災害不生氣志之感盛孝子之養成矣君子之所謂福
也若春秋所記仲遂叔
也[illegible]之幸皆人爲也

事人誠而已矣正已而無求于人誠也誠斯上交不諂下
交不瀆故子路問事鬼神而夫子以事人告之蓋其敬變
不忘冀求必無非鬼而祭之諂再三不告之瀆無他不以
私害交鬼神而已

道莫盛于趨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極于俄頃之動靜云
爲以與物接莫不有自盡之道時馳于前不知乘以有功
逮其失而後繼之以悔及其悔而當前之時又失矣故悔
者終身于悔之道也動悔有悔終身于葛藟往而即新以
盡其乾惕然後得吉焉故曰吉行吉在行也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新而趨時爾以向者之過爲悔

于是而有遷就補綴之術將終身而僅給一過也
人役而恥爲役如恥之莫如爲仁若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善用其恥矣夫雖不以悔累其心也
于不可恥而恥則移其良恥以從乎流俗而恥蕩然矣故
曰知恥者知所恥也
一以貫之聖人久大之成也由能有誠聖功專直之道也
未能即一且求諸貫貫則一矣貫者非可以思慮材力强
推而通之也尋繹其所已知敦篤其所已能以熟其仁仁
之熟則仁之全體現仁之全體既現則一也
不能無首故一積衆精以自彊無有遺也有首焉則首

矣其餘不一也然後以一貫之不然者而强謂之然不應者而要億其應佛老以之皆以一貫之之術也

主靜以言乎其時也主敬以言乎其氣象也主一以言乎其量也攝耳目之官以聽于心盈氣以充志旁行于理之所昭著而不流雷雨之動滿盈而不先時以發三者之同功也

天地之生人爲貴惟得五行敦厚之化故無速見之慧物之始生也形之發知皆疾于人而其終也鈍人則具體而儲其用形之發知視物而不疾也多矣而其既也敏孩提始知笑旋知愛親長始知言旋知敬兄命日新而性富有

也君子善養之則耄期而受命

程子謂雞雛可以觀仁觀天地化機之仁也君子以之充仁之用而已

佛老之初皆立體而廢用用既廢則體亦無實故其既也體不立而一因乎用莊生所謂寓諸庸釋氏所謂行起解滅是也君子不廢用以立體則致曲有誠誠立而用自行逮其用也左右逢原而皆其真體故知先行之之說非所敢信也說命曰非知之艱惟行之艱次第井然矣

百物不廢故懼以終始于物有廢偷安而小息亦為之欣然[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也人欲[illegible][illegible]大理未[illegible]介然而[illegible]觀于極

梏其幾可乘而息肩之心起矣危矣哉懼以終始故憤百物不廢故樂憤樂互行陰陽之才各盡則和和而後與道合體

極深而研幾有爲己爲人之辨焉深者不聞不見之實也幾者隱微之獨也極之而無間研之而靡則道盡于己而悳而立悳信立則志通而務成爲己之效也求天下之深而極之迎天下之幾而研之敝敝以爲人而喪己逮其下流欲無爲權謀術數之淵藪不可得也

言無我者亦于我而言無我爾如非有我更孰從而無我乎于我而言無我其爲淫遁之辭可知大抵非能無我特

欲釋性流情恣輕安以出入爾否則將歸之氣老未至而耄及之者也公者命也理也成之性也我者大公之理所凝也吾爲之子故事父父子自然況其他乎故曰萬物皆備于我有我之非私審矣迭爲賓主亦饗舜堯之無我也春秋書歸鄆讙龜陰之田自序其績孔子之無我也無我者爲功名勢位而言也聖人處物之大用也于居德之體而言無我則義不立而道迷

有性之理有性之德性之理者吾性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函其所自受因天因物而仁義禮知渾然大公不容以我私之也性之德者吾所得之于天而人道立斯以統天

而皆出萬物論其所既受既在我矣惟當體之知能爲不妄而知仁勇之性情功效效乎志以爲撰必實有我以受天地萬物之歸無我則無所凝矣言無我者酌于此而後不徇辭以賊道

魚在于渚或潛于淵逐物者不能得也故君子爲己而天下之理得矣

耳目口體互相增長以爲好惡則淫矣淫于衆人之淫習舍己而化之則溺矣耳目口體各止其所節自具焉不隨習以遷欲其所欲爲其所爲有過則知而節可見矣艮其背不獲其身背非身也不于身獲之行其庭不見其人身

非人也不于人見之能止其所過惡之要也循而持之安而中節耳順從欲不踰矩自此馴致

已十九而非己也天下善人恆少不善人恆多誠而淫邪而遁私欲私意不出于頭而法爲日新舊其新而驚爲非常之美驚喜移情而遂據爲己之畛域故曰習與性成苟能求其好惡之實而不爲物遷雖不卽復于禮不遠矣故曰爲仁繇己

佛老之言能動愚蒙而警之然愚蒙可詢而佛老不可詢何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但好爲師則無父無君皆可不恤愚蒙無爲師之心也以何覺視佛老而尊其爲師之說

可也片辭有採于其爲師之說隱惡而揚善不可也隱惡
揚善則但得其爲師之爲而不知用其勿棄也
不出于頃一間而已矣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盡用
其視聽心思于利害則頓超于利害則如日月之明離于
重雲之中光明赫然不可涯量
因得失而有利害利害生而得失隱昏也不昧于利害之
始則動微而吉先見矣利害之足憂馳驅于生死之塗孰
爲羿之彀中乎
待物感之不交而後欲不妄待聞見之不雜而後意不私
難矣哉故爲二氏之學者未有能守之終身者也推而極

之于其意之萌未有能守之期月者也
以天下而試吾說玩人喪德之大者也盡其才以應天下
窮已自盡循物無違奚技倆之可試哉
爲因物無心之教者亦以天下而試吾無心之技倆者也
無所不用其極之謂密密者聖人之藏異端竊之以爲詭
祕
氣者理之依也氣盛則理達天積其健盛之氣故秩敘條
理精密變化而日新故天了之齊日躔大半以充氣而達
誠也天地之產皆精微茂美之氣所成人取精以養生莫
非天也氣之所自盛誠之所自凝理之所自給推其所自

來皆天地精微茂美之化其醞釀變化初不喪其至善之用釋氏斥之爲鼓粥飯氣道家斥之爲後天之陰悍而愚矣

先天而天弗違人道之功大矣哉邵子乃反謂之後天知見之所自生非因有非固有而自生者日新之命也原知見之自生資于見聞見聞之所得因于天地之所昭著與人心之所先得人心之所先得自聖人以至于夫婦皆氣化之良能也能合古今人物爲一體者知見之所得皆天理之來復而非外至矣故知見不可不立也立其誠也介然恃其初聞初見之知爲良能以知見爲客感所謂不

出于頑者也矣悲夫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師而道不同無忌憚之小人不相師而所行若合符節道理一而分殊不學不慮因意欲而行則下流同歸也謂東海西海此心此理之同者吾知其所向矣

上天下地曰宇往來古今曰宙雖然莫爲之郛郭也惟有郛郭者則旁有質而中無實謂之空洞可矣宇宙其如是哉宇宙者積而成乎久大者也二氣絪緼知能不舍故成乎久大二氣絪緼而建順章誠也知能不舍而變合禪誠之者也謂之空洞而以虛室觸物之影爲良知可乎

不玩空而喪志不玩物而驕德信天地之生而敬之言性道而能然者鮮矣

病則喜寂哀則喜慾喜者陽之舒寂慾者陰之慘陰勝而

聲其陽故所喜隨之而移于陰非病與哀則小人而已矣

帝出乎震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樂在其中矣故曰吾未見

剛者喜流于陰柔而以呴沫爲仁以空閑爲靜者皆女子

小人之道也

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則老子所謂當其無有車器之用也

君子之所貴者道也以誠體物也車器云乎哉

無心而待用者器而已矣鏡與衡皆器也君子不器而謂

聖人之心如鏡空衡平可平鏡能顯妍媸而不能藏往衡能測輕重而隨物以輕重本無故也明其如日孚繼明以照于四方也平其如水平維心亨行險而不失其信也繼恆也信恆也有恆者聖功之藏也

道遠人則不仁 張子 夫孰能遠人以爲道哉楊墨佛老皆言人也誣而之乎言天亦言人也特不仁而已矣人者生也生者有也有者誠也禮明而樂備教修而性顯微乎費隱而無不貫洽之謂仁竊其未有之幾舍會通之典禮以邀變合往來之幾斯之謂遠人已耳

讀書 君子有終君子望道未見而愛人不忍傷之故能有

終小人欲取固與柔遜卑屈以行其銷致之術則終乎燥恆者終于行師訴不終矣訴者仁之不容已而或流乎忍故戒之

先難則憤後獲則樂地道無成順之至也獲與否無所不順其樂不改則老將至而不衰今之學者姚江之徒速期一悟之獲其而幾其所獲遂恣以佚樂佚樂之流報以慝慝隋歸之感者未至而速及之其能免乎

誠則形形乃著明有成形于中規模條理未有而有然後可著見而明示于天下故雖視不可見聽不可聞而為物之體歷然其當其形也或謂之言語道斷猶之可也謂之

心行路絕可乎心行路絕則無形無形者不誠者也不誠非妄而何

名之必可言言或有不可名者矣言之必可行行或有不名言者矣能言乎名之所不得限則修辭之誠盡矣能行乎言之所不能至則藏密之用備矣至于行而無所不逮行所不逮者天也非人之事也天之事行不逮而心喻之心止矣故盡心則知天放其心于心行路絕者舍心而下從乎意以遷流者也志神氣交竭其才為實以發光輝謂之盡心

不識無適之可循不能為之名也不知不豫測其變也知

能日新則前未有名者禮緣義起俟命不貳則纔不可知者冥升不息以斯而順帝之則乃無不順也識所不逮義自喻焉況其識乎知所不逮行且通焉況其知乎此文王之德之純也非謂紬識泯知而後帝則可順也

誠于爲則天下之亹亹者皆能生吾之心物無非天象也變無非天化也吉凶得失亨利晦吝無非天教也或導之以順或成之以逆無不受天之詔故曰所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誠于爲而已矣

天維故善聖人緝故熙人能有極則由能有誠而形著明矣

能一能十非才之美者也能百能千而不厭不倦其才不可及矣得天之健故不倦得地之順故不厭好學力行知恥皆秉此以爲德其有恆者生知安行者也

吉凶成敗皆有自然之數而非可以人力安排澹于利欲者廓其心于俯仰倚伏之閒而幾矣乃見僅及此而以億天理之皆然遂以謂莫匪自然而學問思辨篤行皆爲增益而與天理不相應是以利之之心而測義也陋矣故人心不可以測天道道心乃能知人道言自然者雖極觀物知化之能亦盡人心之用而已盡其心者盡道心也

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循乎地中相其所歸則以氾濫之

水爲我用以救濟滌之功若欲別鑿一空洞之壑以置水而冀中國之長無水患則勢必不能徒妄而已所謂鑿也言性者舍固有之節文條理鑿一無善無惡之區以爲此心之歸詎不謂之鑿乎鑿者必不能成迫其狂決毀發舍善而趨惡如崩自然之勢也

心滓乘于耳目而遺其本居則從小體心不舍其居而施光爍于耳目則從大體雖從大體不遺小體非猶從小體者之遺大體也

天不言物不言其相授受以法象相示而已形聲者物之法象也聖人體天以爲化故欲無言言者人之大用也紹

天有力而與乎物者也子貢求盡人道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豎指搖拂目擊道存者吾不知之矣

子孫體之傳也言行之迹氣之傳也心之陟降理之傳也三者各有以傳之無戕賊汙倂之傳而歸之者也

但爲魄則必變矣魂日游而日有所變乃欲拘其魂而使勿變魏伯陽張平叔之鄙也其可得乎魂之游變非特死也死者游之終爾故鬼神之事吾之與之也多矣災祥險易諸謬逆否日生于天地之間者我恆與之矣唯居大位志至道者爲尤盛焉

惠迪吉從逆凶之不若居天下之廣居者如視諸掌欲達

見小者不能知爾

習氣熇然充滿于人間皆吾思齊自省之大用用人則體非妄可知勿以厭惡之心當之則心洗而藏密矣三人行必有我師非聖人夠知天地充塞無間之理不云爾也

无妄災也災而无妄何爲妄哉故孟子言好色好貨於王何有皆且不妄而況災乎誠者天之道也無變而不正也存乎誠之者爾

形色天性也故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毀則滅性以戕天矣

知之始有端憑之始有定行之始有立其植不厚而以速成期之則必爲似憑似信似廉潔者所摇仁依姑息義依

曲謹禮依傍俯仰依纖察天性之善皆能培栽而覆傾如物之始蒙勿但覓其稚弱正恐欲速成而依非其類則和風廿雨亦能爲之傷故曰蒙以養正養之正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能不依流俗之毁譽與端之神變以期速獲而喪其先難故曰利禦寇

默而成之樂也不言而信禮也樂存乎德禮存乎行而樂以養德禮以教行禮樂德行相爲終始故君子之于禮樂不以斯須去身然則無禮之則而言偷行無樂之意而言養徒有其爲異端可知已

知崇法天天道必下濟而光明禮卑法地或從王事則知

光大與天絜矣天一而人之言之者三有自其與地相絪縕化成而言者有自淸晶以施光明于地而言者有以空洞無質與地殊絕而言者與地殊絕而空洞無質詎可以知法乎法其與地絪縕成化者以爲知其不離乎禮固已即其淸晶以施光明于地者亦必得地而光明始凝以顯不然如置燈燭于遼廓之所不特遠無所麗即咫尺之內亦以散而昏彼無所麗而言與知者吾見其咫尺之內散而昏也

知者知禮者也禮者麗其知也履其知而禮皆中節知禮則精義入神日進于高明而不窮故天地交而泰天地不

交而否是以爲良知之說者物我相拒初終相反心行相戾否道也

苟志于仁矣無惡也物之感已之欲各歸其所則皆見其順而不踰矩矣惡之有於然見其無惡則推之好勇好貨好色而皆可善無有所謂惡也疑惡之所自生以疑性者從惡而測之爾志于仁而無惡安有惡之所從生而別爲一本哉

言性之善言其無惡也既無有惡則粹然一善而已矣

有善者性之體也無惡者性之用也

從善而觀之見性之無惡則充實而不雜者顯矣從無惡

而視之則將見性之無諸而充實之體通矣故必志于仁而後無惡誠無惡也皆善也苟志于仁則無惡苟志于不仁則無善此言性者之疑也乃志于仁者反諸已而從其源也志于不仁者逐于物而從其流也體驗實知之乃夫性之已而非物源而非流也明矣詎謂性之無善哉

氣質之偏則善隱而不易發微而不克昌者有之矣未有純惡于其中者也何也天下固無惡也志于仁則知之

五行無相剋之理言剋者術家之膚見也五行之神不相悖害木神仁火神禮土神信金神義水神知充塞乎天地之間人心其尤著

者也故太虛無虛人心無無

得五行之和氣則能備美而力差弱得五行之專氣則不能備美而力較健伯夷伊尹柳下惠不能備美而亦聖五行各太極雖專而猶相爲備故致曲而能有誠氣質之偏奚足以爲性病哉

乘六龍以御天位易而龍不易也乘之者不易也博學而詳說之以反約則潛見躍飛皆取諸源而給之資隨時而無適守乎此之不鑿于是鑿本之學託于乘時觀化以逃刑而邀利其說中于人心而末流不可問也

天德不可爲首無非首也故博學而詳說之以反說約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不執一以貫萬乃
可行乎變化而龍德全也
統此一物形而上則謂之道形而下則謂之器無非一陰
一陽之和而成盡器則道在其中矣
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器也夫婦之所與知與能者道也
故盡器難矣盡器則道無不貫盡道所以審器知至于盡
器能至于踐形德盛矣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不可云二也自其合則一自其分則多
寡隨乎時位繁賾細密而不可破䨓疊而不窮天下之數
不足以紀之參差裒益莫知其畛乃見一陰一陽之云遂

判然分而為二隨而倍之瓜分縷析謂皆有成數之不易將無執與

繼之者善也善則隨多寡損益以皆適矣成之者性也性則渾然一體而無形埒之分矣

以數言理但不干吉凶成敗死生言之則得以數言吉凶成敗死生喻義乎喻利乎吾不知之也

成章而後達成章者不雜也不黷也言顧行行顧言則不雜較然易知而易從則不黷異端者始末倏忽自救其弊以無恆人豈能執其首尾行所不可遂而姑為之言說終身而不得成其章奚望達乎

德成而聖非其高遠道成而同非其道各殊而不悖相而不同君子之守也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子莫而中之以權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酌行四代之禮樂盛矣而中之以放鄭聲遠佞人聖人洗心退藏而與民同患邪說佞人移易心志凡民之公患也聖人不敢不以為慮若尾然自大謂道無不容三教百家可合而為一治亦無忌憚矣哉

謂井田封建肉刑之不可行者不知道也謂其必可行者不知德也勇於德則道凝勇於道則道為天下病矣德之不勇禍寬博且將惴焉況天下之大乎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然匹夫匹婦欲速見小習氣之所流類于公好公惡而非其實正于君子而裁成之非王者起必世而仁習氣所扇天下貿貿然胥欲而胥惡之如暴潦之橫集不待其歸壑而與俱氾濫迷復之凶其可長乎是故有公理無公欲公欲者習氣之妄也不擇于此則胡廣譙周馮道亦順一時之人情將有謂其因時順民如李贄者矣酷矣哉

性者善之藏才者善之用用皆因體而得而用不足以盡體故才有或窮而誠無不察于才之窮不廢其誠則性盡矣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有馬者借人乘之借猶請也謂有馬而自不能御

則講善御者爲調習不撫所不能以徼幸玩之字可見所皆不訓誡以就才也亦其類則知盡性者之不窮于誠矣

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教誨之道有在不屑者默而成之怨而懷之以保天地之正使人心尚知有其不知而不遯亦扶世教之一道也釋氏不擇知愚賢不肖而皆指使之見性故道褻而託之者之誣不可紀極而況姚樞許衡之自爲枉辱哉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自盡之道也不可與言而不言衛道之正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必且曲道以徇之何以回天而俟後乎

思問錄內篇終

之歸奇二十五爲數最多老陽之歸奇十三爲數最少豈陰樂施而有餘陽吝與而不足乎至以四爲奇九爲偶尤非待密求而後知其不然也

純乾老陽之象也六位各一以天道參之以地道兩之每畫之數六六其六三十六也純坤老陰之象也六位各一以陽爻擬之三分而中缺其一左右各得二爲四六其四二十四也陽之一爲一爲三（陰一二陽頁加中一爲三）爲六陰之一爲三之二爲六之四陽實有餘陰虛不足象數皆然故紀蓍之奇偶必以過揲爲正

黄鐘之律九九八十一自古傳之未有易也閩中李文利

者竊呂覽不經之說爲三寸九分之言而近人亟稱之惑矣夫所謂吹律者非取律箭而吹之也以律爲長短厚薄大小之則準以作簫管笙竽而吹之也且非徒吹之也金石土革木搏拊擊之音形模之厚薄長短輕重大小絲之多寡一準乎律言吹者統舉耳文利之愚以謂管長則聲清管短則聲濁黃鐘以宏大爲諸律君故其管必短乃長者大稱之短者小稱之長大濁短小清較然易知彼惜而不察耳今俗有所謂管子刺入項拿盡角長短清濁具在文利雖喙長三尺其能辨此哉若洞簫之長而清則狹故也使黃鐘之長三寸九分則圍亦三寸九分徑一寸三

分狹于諸律清細必甚況乎律管者無有旁竅頑重不舒固不成響亦何從而測其清濁哉且使黃鐘之竹三寸九分則黃鐘之絲亦三十九絲金石之製俱必極乎短小輕薄革屬腔棬必小音之幺細不問而知矣乃黃鐘者統衆聲以爲君者小不可以統大薄不可以統厚短不可以統長一定之理也今欲以極乎小薄短輕者入衆樂而君長之其爲餘律所奪且不可以自宣而奚以統之耶故應鐘之律極乎短者也以之爲宮則必用黃鐘變宮之半而不敢還用黃鐘畏其偪也使其爲三寸九分則諸律可以役之而不畏其偪何云諸律之不敢役乎且天下之數減也

有涯而增也無涯減而不已則視不成形聽不成聲人未有用之者矣故立乎長大重厚以制不踰之節漸減之則可至于不可減而止如使立于短小輕薄以為之制而漸增之則愈增無已而形愈著聲愈宣復奚從而限之乎故古之聖人極乎長大厚重之數至黃鍾而止為之不可增以此其從也由是而遞減之至應鍾之變宮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而止又或用其半至無射之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而止下此則愈薄而裂竹短而瘖絲弱而脆革小而不受桴雖有欲更減者無得而減也精令由三寸九分以漸而增之雖至十無窮之長大厚重而不

可復比矣樂記曰樂主乎盈盈而反費鐘盈也其損而爲十一律反也舍聖經而徇呂覽一曲之言亦惡足與論是非哉

太極圖以象著天地之化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以數紀天地之化也可言皆化也天地之體象無不備數無有盡不可擬議者天一非獨九亦非衆地二非寡十亦非賾先儒言洪範五行之序謂水最微土最著尙測度之言耳聚則謂之少散則謂之多一最聚者也十最散者也氣至聚而水生次聚而火生木金又次之土最散者也是以塊然鈍處而無銳往旁行

堅潔之用數極其散而化亦漸向于脩歸矣九聚則一也十聚則二也天地之數聚散而已矣其實均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作者用也五味成于五行之發用非五行之固有此味也執水火木金土而求味金何嘗辛土何嘗甘木兼五味豈僅酸乎稼之穡之土所作也若夫稼穡則木也以木之甘言土言其致用者可知已歷歷以海水成鹽煮焦成苦徵之亦致遠恐泥之說況云雨木相摩則齒酸金傷肌則辛痛求味于舌而不得求之耳聞又求之膚肉不亦誕乎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風雷非昨日之

風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風同氣雷同聲月同魄日同明一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視聽同喻觸覺同知耳皆以其德之不易者類聚而化相符也其屈而消卽鬼也伸而息則神也神則生鬼則死消之也速而息不給于相繼則夭而死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雖其未消亦槁而死不能待其消之已盡而已死則未消者槁故曰日新之謂盛德豈特莊生藏舟之說爲然哉

已消者皆鬼也且息者皆神也然則自吾有生以至今日其爲鬼于天壤也多矣已消者已鬼矣且息者固神也則

吾今日未有明日之吾而能有明日之吾者不遠矣以化言之亦與父母未生以前一而已矣盈天地之間絪縕化醇皆吾本來面目也其幾氣也其神理也釋氏交臂失之而冥搜索之愚矣哉

其化也速則消之速其化也遲則以時消者亦以時息也故倉公謂洞下之藥爲火齊五行之化唯火爲速大黃芩連梔檗之類皆火齊也能疾引人水穀之滋膏液之澤而化之方書謂其性寒者非也火挾火以速去則府藏之間有餘者淸以適不足者枵以寒遂因而謂之寒可謂其用寒不可謂其性寒也嗚呼不知性者之不以用爲性鮮矣

天地之命人物也有性有材有用或順而致或逆而成或曲而就小之任耕馬之任乘材也地黃巴戟天之補梔檗芩連之瀉用也牛不以不任耕馬不以不任乘而失其心理之安地黃巴戟天之黑而潤受之于水梔檗芩連之赤而燥受之于火乃訂謂其性固然豈知性者哉

藥食不終畱于人之府藏化遲則益化速則損火鬱而有餘者不消則需損耳損者非徒其自化之速不能致養抑引所與爲類者而偕速故梔檗以其火引火而速去半夏南星以其滑液引人之液而速去謂梔檗涼半夏南星燥者猶罷吏貧人之國而謂罷吏貧也

內經云寒之中人巨陽先受之方術之士不知其說謂膀胱之爲府也薄寒易入焉夫縕絮之厚以禦服之者之寒豈自禦乎膀胱中虛將誰禦乎府藏之位肺最居上膀胱最下肺捷通于咽膀胱捷通于陰寂涼自上入肺先受之寒自下生膀胱先受之故感涼而鼽欬必中于手太陰感寒而畏熱必中于足太陽姤之二所以爲包有魚夬之五所以爲莧陸夬夬也故力未足以閑邪者莫如遠邪

易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以聖人之德業而言非謂天之有先後也天純一而無間不因物之已生未生而有殊何先後之有哉先天後天之說始于元家以

天地生物之氣為先天以水火土穀之滋所生之氣為後天故有後天氣接先天氣之說此區區養生之瑣論爾其說亦時竊易之卦象附會之而邵子于易亦備之而有先後天之辨雖與魏徐呂張諸黃冠之言氣者不同而以天地之自然為先天事物之流行為後天則抑暗用其說矣夫伏羲畫卦即為筮用吉凶大業皆由此出文王亦循而用之爾豈伏羲無所與於人謀而文王略天道而不之體乎邵子之學詳于言自然之運數而略人事之調燮其末流之弊遂為術士射覆之資要其源則先天二字啟之也胡文定曰伏羲氏後天者也一語可以破千秋之妄矣

河圖出聖人則之以畫八卦則者則其象也上下乾坤也一五七乾也六十二坤也乾盡乎極南而不至乎極北坤生乎極北而不底乎極南乾皆上而坤皆下也故曰天地定位上下奠也左右坎離也八三十坎也位乎右不至乎左九四五離也位乎左不至乎右中五與十互相函焉以止而不相踰故曰水火不相射一三二兌也二四一艮也一二互用參三四而成艮兌故曰山澤通氣兌生乎二故位南東艮成乎二故位南西艮兌在中少者處內也而數極乎少少則少也九六八震也八七九巽也八九互用參六七而震巽成震自西而北而東巽自東而南而西有相

迭運之象焉故曰雷風相薄及成乎八故位東北巽成乎九故位西南震巽在外長者處外也而數極乎多多則長也朱子曰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一補四隅之空以爲兌巽震艮亦此謂與

河圖明列八卦之象而無當于洪範雒書順布九疇之叙說見尚而無背于易劉牧託陳摶之說而倒易之其妄明書裨疏甚牧以書爲圖者其意以謂河圖先天之理雒一後天之事而冠家所云東三南二還成五北一西方四其之正用雒書之象而以後天爲嫌因易之爲河圖以自旌其先天爾狂愚不可瘳哉

厤家之言，以左旋日月五星右轉爲天所運人見其左耳天日左行一周日日右行一度月日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五星之行金水最速歲一小周火次之二歲而一周木次之十二歲而一周故謂之歲星土最遲二十八歲而始一周而儒家之說非之謂厤家之以右轉起算從其簡而逆數之耳日陽月陰陰之行不宜踰陽日月五行皆左旋也天日一周而過一度天行健也日行一周天不及天一度月日行三百五十二度十九分度之十六七十五秒秒百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其說始于張子而朱子韙之夫七曜之行或隨天左行見其不及或迎天

右轉見其所以從下而窺之未可辨也張子據理而論謂日月抑月初無象之可據唯陽健陰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爲理非可執人之理以强使天從之也理一而用不齊陽剛宜速陰柔宜緩亦理之一端耳而謂凡理之必然以齊其不齊之用又奚可哉且以理而求日月則亦當以理而求五星日月隨天而左則五星亦左矣今以右轉言之則莫疾于金水而莫遲于土若以左旋言之則是鎮星日行一周而又過乎周天者二十八分度之二十七矣謂天行健而過一亦行健而過乎是七曜之行土最疾木次之火次之金水日又次之其劣于行者唯月而

已金水與日並驅而火木土皆踰于日此于日行最速大陽健行之說又何以解邪日夫也月妻也妻一夫得矣日月父母也五星子也子疾行而先父又豈理哉陰之成形凝重而不敏于行者莫土若也土最緻而月最鈍抑又何所取乎故以理言天未有不窮者也姑無已而以理言日火之精月水之精也三峽之流晨夕千里燎原之火漸日而不踰乎一舍五行之序水微而火著土尤著者也微者輕疾著者重遲土愈著而愈鈍安抑水有質火無質日月非有情于行固不自行大氣運之也有質者易運無質者難運難易之分疾徐因之陽火喜紓而陰水怒決陰之不

必遲鈍于陽明矣然此姑就理言之以折陽疾陰遲之論耳若夫天之不可以理求而在天者即爲理故五緯之疾遲水金火木土以爲序不必與五行之序合況木以十二歲一周歲歷一次故謂之歲星使其左旋則亦一日一周天無所取義于歲矣以心取理孰理論天不如師成憲之爲得也

謂日行當斂月行當鈍東西之度既爾南北之道何獨不然乃日之發斂也黃道一歲而一終自冬至至于夏至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始歷四十七度八千六十分

授時圖法 若月之發斂也二十七日二千一百二十二分

二十四秒南出乎黃道之南北出乎黃道之北者五度十七分有奇盖不及乎一歲者十一日四千五百三十二分有奇而已十三經天矣其自最北以至最南纔十三日六千六十一分一十二秒而已過乎太陽一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所歷之道則是太陰南北行之疾于日者十三倍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南北發斂月疾于日既無可疑而獨于東西之行必屈爲說以伸日而抑月抑爲不知通矣

遠鏡質測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最居上盖凡行者必有所憑憑實則速憑虛則遲氣

漸高則漸益清微而憑之以行者亦漸無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則漸緩月之二十七日三十一刻新法大略而一周土星之二十九年一百五日有奇亦新法大略而一周實有其理而為右轉亡疑已西洋國家既能測知七曜遠近之實而又黐張于左旋之說以相雜立論益西夷之可取者唯遠近測法一術其他則皆剽襲中國之緒餘而無通理之可守也

古之建侯者有定土疆而無定爵宋公也秦伯也而微仲秦仲以字稱是二君之爵視大夫耳齊侯也而丁公稱公當周制初定之時應無僭號則嘗進爵而公矣春秋進退

諸侯用周道爾非若綱目弃大夫之爲創筆也
其君從苟簡而用夷禮其國之俗未改則狄其君不狄其國故滕杞稱子而國不以號舉其政教風俗化于夷而君不降禮則狄其國不狄其君故秦不貶其伯而以號舉吳楚越爾用之盡乎夷之辭以其禮壞而俗惡也
未濟男之終也歸妹女之窮也緣此二卦中四用爻皆失其位而未濟初陰而上陽歸妹初陽而上陰上者終窮之位也離乎初則不能生至乎上則無所往矣周易以未濟終京房所傳卦變以歸妹終蓋取諸此乃以循環之理言之陽終而復之以陽化之所以不息陰窮而復之以陽則

陰之絕已嚮矣故未濟可以再起乾而歸妹不能此周易之所以非京房之得與也

京房八宮六十四卦整齊對待一倍分明邵子所傳先天方圖蔡九峰九九數圖皆然要之天地間無有如此整齊者皆人爲所作則有然耳圓而可規方而可矩皆人爲之巧自然生物未有如此者也易曰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可典可要則形窮于視聲窮于聽即不能體物而不遺矣唯聖人而後能窮神以知化

唯易兼十數而參差用之太極一也奇偶二也三畫而小成三也揲以四四也大衍之數五十五也六位六也其用

四十有九七也八卦八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九也千雖不用而一即十也不倚于一數而無不用斯以範圍天地而不過太玄用三皇極經世用四潛虛用五洪範皇極用九固不可謂三四五九非天地之數然用其一廢其餘致之也固而太過廢之也曠而不及宜其乍合而多爽也

皇極經世之旨盡于朱子破作兩片之語謂天下無不相對待者耳乃陰陽之與剛柔太之與少豈相對待者乎陰陽氣也剛柔質也有是氣則成是質有是質則具是氣其可析乎析之則質爲死形而氣爲游氣矣少即太之穉也太即少之老也將一人之生老少稱爲二人乎自穉至老

漸移而無分畫之涯際將以何一日焉爲少之終而老之始乎故兩片四片之說猜量比擬非自然之理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朞之數去氣盈朔虛不入數中亦言其大槩耳當者髣髴之辭也猶云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非必物之數恰如此而無餘欠也既然則數非一定固不可牽搖一定之母以相乘相積矣經世數十二之又三十之但據一年之月一月之日以爲之母月之有閏日之有氣盈朔虛俱割棄之其母不眞則其積之所差必甚自四千三百二十以放于坤數之其所差者以十萬計是市儈家收七去三之術也而欲限天地積幾歲

章之化其足憑乎

京房卦氣之說立而後之言理數者一因之邵子先天圓圖蔡九峰九九圓圖皆此術耳揚雄太一亦但如之以卦氣治曆且粗疏而不密況欲推之物理乎參同契亦用卦氣而精于其術者且有活子時活冬至之說明乎以圖[illegible]合之不親也何諸生之墨守之也邵子據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說以爲卦序乃自其圓圖一之自復起午中否坤爲子半皆左旋順行未嘗有所謂逆也九峰分一十一爲八節每節得十而冬至獨得十一亦與太元贊立踦羸二贊均皆無可奈何而姑爲安頓也

宋熙寧中有鄭夬者著書談易變曰坤一變生復得一陽二變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此當云生漸傳寫之誤）得三十二陽乾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陰同時有秦玠者附會豔稱之謂其洩天地之藏爲鬼神所譴成宏中桑適判說矜傳以爲神祕皆所謂一陽窺天者耳其云二四八十六三十二者謂其所成之卦也一陽卦卽復也一陰卦卽姤也得者謂其既得也二陽卦復師也二陰卦姤同人也四陽卦復師臨升也四陰卦

姤同人遯无妄也以次上變上下推移則三十二卦各成而備乎六十四矣其說亦卦氣之流耳何所盡于天地之藏而玠與悅乃爲之大言不慙至是邪三十二卦陰三十二卦陽又即邵子一破兩片之旨乃玠又云西都邵雍所不能知不亦誣乎夬又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則邵子亦嘗言之矣父母而有二是二本矣以復姤爲小父母者自其交構而言之元家最下之說也且以一陽施於陰中謂之父似矣一陰入陽中謂之母其于施受翕闢多寡之義豈不悖哉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施地生父母之道皆于復見之一陽父也五陰母也姤者殺之始

何足以爲萬物之母哉故姤之彖曰勿用取女初六曰羸豕孚蹢躅其不足以當母儀明矣

水生木一生三也則老子一生二之說不行矣木生火三生二也則老子二生三之說不行矣火生土二生五也土生金五生四也則邵子二生四之說不行矣金生水四生一也則邵子四生八之說不行矣天地之化迭相損益以上下其生律呂肖之而微有變通要非自娶而散以之于多而不可卷自散嚮娶以之于少而不可舒也

五行生克之說但言其氣之變通性之互成耳非生者果如父母克者果如仇敵也克能也制也效能于彼制而成

之術家以克者爲官所克者爲妻尚不失此旨醫家泥于其說遂將謂脾彊則妨腎腎彊則妨心心彊則妨肺肺彊則妨肝肝彊則妨脾豈人之府藏日搆怨于胸中得勢以驕而即相凌奪乎懸坐以必爭之勢而瀉彼以補此其不爲元氣之賊也幾何哉

證金克木以刃之伐木則水漬火焚不當壞木矣證木克土以草樹之根蝕土則凡孳息其中者皆傷彼者乎土致養于草樹猶乳子也子乳于母豈刑母耶證土克水以土之堙水則不流是鯀得順五行之性而何云汩亂土壅水水必泆土劣于水明矣證水克火以水之熄火乃火亦熯

水矣非水之定勝也且火入水中而成湯彼此相函而囿不相害也譬火克金以冶中之銷鑠曾不如火煬金流流已而固無損固不似土穫水漬之能蝕金也凡爲彼說皆成戲論非窮物理者之所當信故曰克能也致能于彼而互相成也天地之化其消其息不可以形迹之增損成毀測之有息之而乃以消之者有消之而乃以息之者無有故常而藏用密是故化無恩怨而天地不憂桀何其以攻取之情測之

水之爲體最微而其爲利害最大要其所以利者卽其所爲害也愚嘗謂不貪水之利則不受水之害以黃河漕者

進寇于庭而資其刃以割雞也吾鄉大司馬劉舜咨先生所稽河議言之娓娓矣乃天子都燕則漕必資河以要害之燕固不可爲天子之都無粟而懸命于遠漕又因之以益河患豈仁且知者之所擇取哉

以都燕爲天子自守邊尤其悖者獨不聞孤注之說乎西周扼西陲而北狄日逼東遷以後委之秦而有餘彌與之近則覬覦之心彌劇譬而攱也譬攱動于寇心而孤注之勢又成不亦危乎天子所恃以威四夷者太上以道其次以略未聞恃一身兩臂之力也徒然率六軍而望哺于萬里以導河而爲兖徐憂自非金源蒙古之習處苦寒何爲

德此哉

郊以事天社以事地禮有明文古無祔地于天而郊之之禮天之德德地之德養德以立性養以適情故人皆養于地而不敢伉之以同于天貴德而賤養崇性而替情也人同性也物各養也故無可分之天而有可分之地天主氣渾淪一氣而無疆埒地主形居其壤食其毛其地之人卽其人之地矣是以惟天子統天下而後祀天若夫地則天子社之諸侯社之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置社無不可祀也無不可祀而天子又奚郊邪天子諸侯自立社又爲民立社自立社者無異于民之自社也爲民立社天子止社其

畿內而不及侯國諸侯社其國中而不及境外分土之義也性統萬物而養各有方也地主形形有廣狹而祀因之形有崇卑大小而秩因之故五嶽四瀆秩隆于社今乃剏立皇地祇至尊之稱而嶽瀆從祀則不知所謂地祇者何也壹槩九州而統此一祇乎山澤異形燥濕異形墳植異形墟黎異形草穀異產人物異質則其神亦異矣而強括之以一是為皇地之名者誣亦甚矣周禮夏至合樂方澤之說肄習社稷山川祀事之樂耳非謂祀也後世不察于性情德養之差形氣分合之理陰陽崇卑之別抗北郊以擬天下伐上臣干君亂自此而生乃紛紛議分議合不愈

傎也乎
繼父之服不知其養所自出繼父者從乎母而親者稱從母而視者莫親于外祖父母其服之也小功而已而同居繼父之服期何獨私于母之後夫哉即其爲營寢廟修祭祀亦朋友通財之等營寢廟修祭祀其財力爲之也古者母之服期母之後夫亦期焉從服者視所從而無殺所以伉諸尊父而尊繼母之禮與財亦爲狄之道矣孰立繼父之名因制繼父之服父其可繼乎哉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視從兄弟而小功亦野人之道也母之後夫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以朋友皆在他邦之服服之袒免焉可矣

從服因所從者爲之服不以己之暱而服之則亦不以己之嫌而已之兄弟一體之親從乎兄弟而爲兄弟之妻服庸不可乎若以嫂叔不通問爲疑乃嫌疑之際君臣男女一也未仕者從父而爲父之君服不以不爲臣不見之義爲疑而已之葢所從者義之重者也嫌疑義之輕者也其生也不爲臣不見嫂叔不通問厚君臣男女之别其沒也從乎父與兄弟而服之以篤尊親之誼亦並行而不悖矣男子從乎兄弟而服兄弟之妻婦人從乎夫而服夫之兄弟今禮有善于古者此類是已

明堂之說制度紛紜大抵出于漢新垣平公玉帶之徒神

其說而附益之爾戴記明堂位不言十二室五室之制而有應門之文則亦天子之廟堂耳故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孝經稱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謂配上帝者謂以天子之禮祀之成其配天之業也後世增大饗而以人道事天又分天與帝爲二傳以讖緯之誣說荒怪甚矣月令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名隨月居之以聽政與屑煩究擬天而失其倫不知呂不韋傳于何一曲儒以啟後世紛紜之喙乃欲創一曲房斜戶之屋幾令匠石無所施其結搆宋諸先生議復古多矣而不及明堂誠以其不典而徒煩也

月令位土于季夏惟不達于相克者相成之義疑火金之不相見而介紹之以土且以四時無置土之位弗獲已而以季夏當之爾其云律中黃鐘之宮旣不可使有十三律則雖立宮之名猶是黃鐘也將令林鐘不能全應一月于義尤爲鹵莽其說旣不足以立陰家又從而易之割每季之十八日以爲土王尤虛立疆畛而無實五行之運不息于兩間豈有分時乘權之理必欲以其溫涼晴雨之大較而言之則素問六氣之序以六十日當一氣爲風寒燥溼陽火陰火之別攷之氣應實有可徵賢于每行七十二日之說遠矣且天地之化以不齊而妙亦以不齊而均時自

間也行自在也惡用截鶴補鳧以必出于一轍哉物元亨利貞配木火金土而水不與（貞主德非水德也詳周易外傳）四序之應亦迥異土亦何嫌乎天地非一印板萬化從此刷出拘墟者自不知耳

水之制火不如土之不爭而速素問二火之說以言化理尤密龍雷之火附水而生得水益烈遇土則蔑不伏也土與金雖相抱以居而塊然其不相孳乳燥濕之別久矣素問以濕言土以燥言金皆其實也金與燥與水杳不相親奚水之生乎兩間之金幾何而水無窮水豈待金而生邪五行同受命于大化河圖五位渾成顯出一大冶氣象現

成五位具足不相貧抑不相害故談五行者必欲以四時之序序之與其言生也不如其言傳也與其言克也不如其言配也

月令及漢曆先驚蟄而後雨水漢以後曆先雨水而後驚蟄蓋古人察有恆之動于其微若可見之動于其常也正月蟄蟲振于地中察微者知之待著而後喻者不知也正月或雨雪或雨水雖或雨水而非其常二月則以雨水爲常驚蟄者不待其發之定而紀之不驗者多矣護蟄蟲之生當于其發而後生理得蘇以天時之和潤以起田功當待其時而後人之不古若而情意泯矣

天無度人以太陽一日所行之舍爲之度天無次人以月建之域爲之次非天所有皆因人立名非天造必從其實十有二次因乎十有二建而得名日運刻移東西循環固無一定之方也大寒爲建丑之中氣故以夏正十有二月爲星紀之月而丑因從爲星紀之次斗柄所指在地之北東隅丑方也丑所以爲星紀者一日之辰隨天左移所加之方而爲十二時正方也東正卯西正酉上正午下正子八方隨之以序則因卯酉而立之名也故卯酉爲有定之方而爲十二次之紀建丑之月古曆日在子其時日方正午加午子酉未加亥申加戌酉正加酉卯正加卯在天卯

酉之位與在日卯酉之時相值而中方卯而卯中方酉酉

酉中故曰星紀此古圖冬至日在斗大寒日在虛之所推

也自歲差之法明堯時冬至日在虛周漢以後冬至日在

斗而今日在箕三度矣治曆者不爲之通變之術仍循漢

唐之法以危十二度起至女二度爲元枵之次其辰子女

二度起至斗二度爲星紀之次其辰丑斗二度起至尾三

度爲析木之次其辰寅（餘九次例此）則是大寒之氣日在牛三

度而加丑在天之丑值日之午酉加戌卯加辰不得謂之

爲星紀矣方是月也斗柄指丑而人之以十二次分之者

乃在子不亦忒乎用今之曆紀今之星揆今之日因今之

時（謂一日十二時）定今之次自當卽令冬至日在箕三度至牽牛四度爲丑牽牛三度至危六度爲子危七度至東壁三度爲亥（餘九次準此）歲差則從之而差所不可差者斗柄所建之方而已循是而推之則冬至日仍在丑雨水日仍在亥建丑之月卯仍卯中酉仍酉中名從實起次隨建轉卽今以順古非變古而立今其尚允乎

古之爲曆者皆以月平分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爲一朔恆一大一小相間而月行有遲疾未之審焉故日月之食恆不當乎朔望穀梁子未朔既朔正朔之說由此而立而漢儒遂雜以災祥之說用相爚亂至祖沖之謚知其疏

乃以平分大略之朔爲經朔而隨之之遲疾出入于經朔之內外爲定朔非徒爲密以示察也以非此則不足以齊日月交食之貞也西洋夷乃欲以此法求日而制二十四氣之長短則徒爲繁密而無益矣其說大略以日行距地遠近不等遲疾亦異自春分至秋分其行盈自秋分至春分其行縮而節以漏準故冬一節不及十五日者十五刻有奇夏一節過于十五日者七十二刻有奇乃以之測日月之食則觽于郭守敬之法而恊差若以紀節之氣至與否則春夏秋冬溫暑涼寒萬物之生長收藏皆以日之晨昏爲主不在漏刻之長短也故日日者天之心也則自今

日日出以至于明日日出爲一日闔闢明晦之殘定于斯焉若一晝一夜之內或長一刻或短一刻銖黍而校之將以何爲乎日之有晝夜猶人之有生死世之有鼎革也紀世者以一君爲一世一姓爲一代足矣倘令劉周之長補秦之短欲使均齊而無盈縮之差豈不徒爲紊亂乎西夷以巧密誇長大率類此蓋亦三年而爲棘端之猴也

霧之所至土氣至之雷電之所至金氣至之雲雨之所至木氣至之七曜之所至水火之氣至之經星以上蒼蒼而無窮極者五行之氣所不至也因此知凡氣皆地氣也出乎地上則謂之天氣一升一降皆天地之間以絪縕者耳

月令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從地氣之升而若見天氣之降實非此晶晶蒼蒼之中有氣下施以交于地也經星以上之天既無所施降于下則附地之天亦無自體之氣以與五行之氣互相含吐而推盪明矣天主量地主實天主理地主氣天主澄地主和故張子以清虛一大言天亦明乎其非氣也

不于地氣之外別有天氣則元家所云先天氣者無實矣旣生以後元之所謂後天也則凡為其氣者皆水火金木土穀之氣矣實但穀氣一日得氣未生以前胞胎之氣其先天者乎然亦父母所資六府之氣也在巳與其在父母者則何

捭闔無已將以六府之氣在吾形以內醞釀而成爲後天之氣五行之氣自行于天地之間以生化萬物未經夫人身之醞釀者爲先天乎然以實推之彼五行之氣自行而生化者水成寒火成炅木成風金成燥土成濕皆不可使絲毫漸入于人之形中者也魚在水中水入腹則死人在氣中氣入腹則病入腹之空且爲人害況榮衛魂魄之實者乎故以知所云先天氣者無實也棲心淡泊神不妄動則醞釀清徹而其行不迫以此養生庶乎可矣不審而謂此氣之自天而來在五行之先亦誕也已

邵子之言先天亦倚氣以言天耳氣有質者也有質則有

未有質者淮南子云有夫未始有無者所謂先天者此也乃天固不可以質求而並未有氣則强欲先之將誰先乎張子云淸虛一大立誠之辭也無有先于淸虛一大者也

玄家謂順之則生人生物者謂繇魄聚氣繇氣立魂繇魂生神繇神動意意動而陰陽之感通則人物以生矣逆之則成佛成仙者謂以意馭神以神充魂以魂襲氣以氣環魄爲主于身中而神常不死也嗚呼彼之所爲祕而不宣者吾數言盡之矣乃其說則告子已爲之嚆矢告子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亦心使氣氣不生心之說夫旣不待我而孟子折之詳矣天地之化以其氣生我我之生以魄凝

氣而生其魂神意始發焉若幸天地之生我而有意乃竊之以背天而自用雖謂盜天地以自養生也有洒而惡亦大矣故曰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釋氏之所謂六識者慮也七識者志也八識者持也前五識者小體之官也嗚呼小體人禽共者也慮者猶禽之所得分者也人之所以異于禽者唯志而已矣不守其志不充其量則人何以異于禽哉而誣之以名曰染識率獸食人罪奚辭乎

釋道生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此亦何足爲名理而矜言之也天下其大之聲無逾于雷霆乃豈非敲空作響乎木

之有聲者其中空也鐘不空者擊空向木木止空不行反
爾而鳴也舉示拔木雖竭費獲之力聲亦不生則聲木固
無聲矣釋氏之論大抵如此憑者初未置心于其際乍聞
而驚之爾如磅礴所聞耳聞梅而涎從口出之類亦復成
何義皆有血性者當不屑言亦不屑辨也

三代之政備丁賦而許于役非直用其財而輕用其力也
賦尊制于君者也制一定雖墨吏附會科文以取之不能
十溢其三四也役則先事集而後事息隨時損益固難盡
一聽吏之上下而不能盡聽于君上不為之不可流之數
盡取君與吏所必需于民者而備征之則吏可以遽不請

命而唯意爲調發雖更法以繩吏而役固有辭是故先王不避緊重之名使民逐事以效功則一國之常變鉅細皆有期會之必赴而抑早取其追攝不遠亢促不相待之數寬爲額而豫其期吏得裕於所事而弗能藉口於煩速其庀具供給之日不移此以就彼吏抑無從那移而施其功且役與賦必判然分而爲二徵財雖逕徵力雖迂而必不斂其值以雇于公民卽勞而事有緒吏不能以意欲增損之而勞亦有節矣知此則併爲一條鞭之法者緊役而賦之其法苟簡而病民于無窮非知治體者之所尚矣一條鞭立而民不知役吏乃以謂民之未有役而可役數十年

以役賦徒增而役吏起是欲徑省其一役而兩役之矣王介甫雇役之法倡之朱英之一條鞭成之暴君者又爲裁減公費驛遞公役之法以奪之吏而償之民奪之吏者一而償之民者百是又不如增賦之虐民有數也

置郵之說始見於孟子而傳聞於孔子周禮無述焉意亦衰周五百之亂政非三代之制也春秋傳曾莊公傳乘而歸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皆軍中所置以待急迫猶今之塘撥耳孔子所謂傳命者亦謂軍中之命令也三代之制大夫以上皆自蓄焉有所使命自駕而行而不需于公家士及庶人在官者之銜命則公家予之以駕而不取給于

賦役故閭國力之富數馬以對國馬蕃于公廄無所資于民矣古行日五十里馬力不疲適遠而不須更易駕以往者即駕以返無用馹也諸侯之交適遠者少天子之使或達於千里之外則有軒輶之車輿輕馬良亦即所乘以造廟而已古之政令立法行章號令統一事豫而期有恆故日行五十里而不失期會後世有天下者起于行陳遂以軍中驛傳之法取快一時者為承平之經制先事之不豫徵求期會之無恆馬力不足給其意欲而立法以求急疾至于魚蟹瓜果口腹之需一惟其速而取辦于驛傳天下增此一役而民困益甚矣誠假郡縣以畜牧之資使自畜

馬以供公役自近侍以至冗散皆豐其祿餼傔從各街多其騎畜一切奏報徵召皆自乘以行而特給以芻秣雖乘輿之用亦取之國馬而足則賦可減役可捐而中國亦資以富強將不待藉鏹籠茶以請命于番夷上下交㐬之道也開國之主一爲挈制捷于反掌非如井田封建之不易復也

張子曰日月之形萬古不變形者言其規模儀象也非謂質者質日代而形如一無恒器而有恒道也江河之水今猶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鐙燭之光昨猶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遠而不察耳爪髮之日

生而消者消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消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則疑今茲之日月為遂古之日月今茲之肌肉為初生之肌肉豈足以語日新之化哉陽而聚明者恆如斯以為日陰而幾魄者恆如斯以為月日新而不爽其故斯以為无妄也與其必用其故物而後有恆則當其變而必昧其初矣

月食之故謂為地影所遮則當全晦而現青晶之魂矣今月食所現之魄赤而濁異乎初生明時之魄未全晦也抑或謂太陽闇虛所射近之矣乃日之本無闇虛于始出及落時諗之自見日遍體皆明而入于正午見之若中閒虛

而光從旁發者目眩故爾日猶火也豈有中邊之異哉蓋月之受輝于日猶中宵之鏡受明于鐙也今以鐙臨鏡而人從側視之鐙與鏡不正相值則鏡光以發鐙正臨鏡則兩明相銜鏡面之色微亦而獨猶月食之色也介立其中者不能取照于鏡矣日在下月在上相值相臨日光逼銜乎月魄人居其中不見返映之輝而但見紅昏之色又何疑哉

曆法有日月之發斂而無步五星發斂之術蓋土星二十九年有奇而始一周行遲則發斂亦微未易測也乃五星固各有其發斂則去黃道之近遠與出入乎黃道亦各自

有其名太白于五星光芒最盛其去黄道近則日出而隱其或經天其見者去黄道甚遠則日不能奪之也然則使置五星發斂之術以與太陽互算則太白經天亦可推測之矣其為休咎則亦與日月食之雖有恒度而人當其下則為災也等要皆為行常之異也

鹽政開中之法其名甚美綜核而行之乍利要不可以行遠非通計理財之大法也商之不可為農猶農之不可為商也商其農徒廢其農而貧之於商農其商徒困其商而要不可為農開中者將使商自耕乎抑使募人以耕乎商固不能自耕而必募人以耕乃天下可耕之人皆懷土重

遷者商且懸重利以購之則貪者舍先疇以邀遠利而中土之腴田蕪矣不則徒使商豢游惰之農而出不能禦其入也抑天下果有有餘之農爲可募邪則胡不官募之而必假於商乎農出粟而使之輸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利用金而使之輸粟則開中之弊法也顛倒有無而責非其有貿遷于商而田廬于北人必拂而理勢逆故行之未百年而葉淇得以撓之商乃寧輸數倍之金以巧免遷耕之苦必然之勢也耕猶食也莫之勸而自勸者也強人以耕猶夫強人以食與不饑而嘬者幾何哉宜開中之不能久也

與其開中而假手于商以墾塞田也亡論徙民以實塞民
就徙則漸安其可懷之土矣獨疑無從得民而募從之爾
策淇以前則而所募者爲何許人當時不留之以爲官佃
淇之罪也或者游惰而凶桀者乎乃今廣西桂平潯梧之
間有獞人者習于刀耕火種勤苦耐勞徙以府江左右皆
不毛之土無從得耕故劫掠居民行旅以爲食韓雍以來
建開府增戍卒轉餽千里大舉小入數百年無闕日斬殺
徒勤而終不悛若置之可耕之土則賊皆農也或慮其獷
不受約則可用雕剿之法以兵遷其一二得千許人豐給
其資糧牛具安插寨卜擇良將吏拊循之數年以還俾既

有鮑焌之色擇其渠魁假之職名還自相呼致行之十合
年之外府江之猶可空塞下之棻可熟矣且其人類獷悍
習戰九可收爲墩堡之備即因之簡兵節餉可也漢遷甌
人而入閩安中國實用此道爾他如黔蜀之苗猺可遷者
有矣亳循即邊之流民可耕者有矣汀邵之山民轉耕盬
麻於四方可募者有矣當國者以實心而任良吏皆爲墾
下之農也奚必開中而後得粟哉

內經之言不無繁蕪而合理者不乏靈樞經云肝藏血血
舍魂脾藏榮榮舍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
精精舍志是則五藏皆爲性情之舍而靈明發焉不獨心

也君子獨言心者魂爲神使意因神發魄待神動志受神
攝故神爲四者之津會也然亦當知凡言心則四者在其
中非但一心之靈而餘皆不靈孟子言持志功在精也言
養氣功加魄也若告子則孤守此心之神爾靈樞又云天
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亦足以徵有地氣而非
有天氣矣德所所不凝氣無所不徹故曰在我氣之所至
德即至焉豈獨五藏皆爲含德之府而不僅心哉四支百
骸膚肉筋骨苟喻痛癢者地氣之所充天德即達皆爲吾
性中所顯之仁所藏之用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莊子謂風之積也厚故能負大鵬之翼非也濁則重淸則

微天地之間大氣所蒸漸上則漸淸漸下則漸濁氣濁以重則風力亦勢氣淸以微則風力亦緩然則微霄之上雖或有風微颸而已安所得積而厚哉鷙鳶之飛不能高翼小力弱須有憑以舉能乘重而不能乘輕也鵬之高也翼廣力大不必重有所憑而亦能乘也使大鳥必資厚氣以舉如大舟之須積水雖九萬里亦平地之升爾則方起翼之初如大舟之一試於淺水而早不能運何從拔地振起以得上升哉莊生以意揣測物而不窮物理故宜其云然東蒼天西白天南赤天北元天於晴夕月未出時觀之則然蒼霄色爾霄色者因日月星光之遠近地氣之淸濁而

界非天之有殊色也自霄以上地氣之所不至三光之所不行乃天之本色天之本色一無色也無色無質無象無數是以謂之淸也虛也一也大也為理之所自出而已矣周正建子而以子丑寅之月為春卯辰巳之月為夏午未申之月為秋酉戌亥之月為冬肇春於南至而訖冬於大雪非僅以天為統之說也子丑寅之月寒色略同卯辰巳之月溫色略同午未申之月暑色略同酉戌亥之月涼色略同因其同者而為之一時氣之驗也自南至以後九十一日有奇日自極南而至乎赤道又九十一日有奇自赤道而至乎極北北至以後九十一日有奇自極北而返乎

赤道又九十一日有奇自赤道以至平極南赤道中分南北大返四至而分四時天之象也一陽生於地中水泉動故曰春春者蠢也雷發聲電見桃李榮故曰夏者大也一陰生反舌無聲故曰秋者揫也水始涸蟄蟲坏戶故曰冬者終也化之徵也然則周所謂四時者不可謂無其理矣既有其理而泰誓春大會于孟津又明著其文則知以建子之月爲春王正月自魯史之舊而非夫子以夏時冠周月明矣實之文胡文定之說誠有所未審而朱子駮之宜矣蓋天之說亦就二十八宿所維繫之天而言也北極出地四十度授時曆所測北都度數南極入度四十度赤道之南去地七

十一度有奇耳其北去地一百一十一度有奇也則有如斜倚於南矣其法當以赤道之中當蓋之部婁蓋極也南北二極當蓋之垂漯蓋斜也既倚於南而復西轉類蓋之仄動其說不過如此非謂蓋天之體而北高南下也推其說則北極之北經星之所不至當不得謂之天故曰天不滿西北然則極北之蒼蒼者果何名邪此其說之窒者也抑帝以經星之天論之使以赤道爲部尊南北二極爲垂漯則赤道之中當恆見而不隱北極出地上當以日推移而不恆見而今反是則倚蓋之譬可狀其象而不可狀其動也此渾天之說所以爲勝乃渾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蓋天

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則亦言天者盡一之理經星以上人無可得而見焉北極以北人無可得而紀焉無象可紀無動可徵而近之言天者於其上加以宗動天之名爲蛇足而已矣

渾天家言天地如雞卵地處天中猶卵黃雖重濁白雖輕清而白能涵黃使不墜于一隅爾非謂地之果肖卵黃而圓如彈丸也利瑪竇至中國而聞其說執滯而不得其語外之意遂謂地形之果如彈丸因以其小慧附會之而爲地球之象人不能立乎地外以全見地則言出而無與爲辨乃就瑪竇之言質之其云地周圍盡於九萬里則非有

窮大而不可測者矣今使有至圓之山於此繞行其六七分之一則亦可以見其迤邐而圓矣而自沙漠以至於交趾自迤至以至於蔥嶺蓋不但九萬里六七分之一也其或平或陂或窪或凸其圓也安在而每當久旱日入之後則有赤光間青氣數股自西而迄乎天中蓋西極之地山之或高或下地之或侈出或缺入者為之則地之欹斜不齊高下廣衍無一定之形審矣而瑪竇如目擊而掌玩之規兩儀為一丸何其陋也

利瑪竇地形周圍九萬里之說以人北行二百五十里則見極高一度為準其所據者人之目力耳目力不可以為

一定之微遠近異則高下異算當其不見則毫釐迥絕及其既見則倏爾尋丈未可以分數量也抑且北極之出地從平視而望之也平視則迎目遠而度分如伸及其漸升至與人之眉目相值則移目仰而度分若縮今觀太陽初出之影晷刻數丈至於將中則徘徊若留非其行之遲速道之遠近所望異也抑望遠山者見其聳拔蔽霄及其近則失其高而若卑失其且近而曠然遠矣蓋所望之規有大小而所見以殊何得以所見之一度為一度地下之二百五十里為天上之一度邪況此二百五十里之塗高下不一升降殊觀而可謂準乎且使果如瑪竇之說地體圜

如彈丸則人處至圓之上無所往而不踞其絕頂其所遠
望之天體可見之分必得其三分之二則所差之廣狹莫
可依據而奈何分一半以爲見分因之以起數哉彈丸之
說既必不然則當北極出地之際或移出或缺入俱不可
知故但以平線準之亦無獲已之術也而得據爲一定邪
且人之行不能一依烏道則求一確然之二百五十里者
而不可得況九萬里之遙哉蘇子瞻詩云不識廬山眞
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王元澤有云銖銖而累之至兩必
差瑪竇身處大地之中目力亦與人同乃倚一遠鏡之技
死算大地爲九萬里使中國有人焉如子瞻元澤者曾不

星以當其一實而百年以來無有能窺其狂駁者可歎也歲之有次因歲星所次而紀也月之有建因斗柄所建而紀也時之有辰因太陽所加之辰而紀也是故十幹十二枝之配合生焉若日之以甲子紀不知其何所因也旣觀象於天而無所因以紀則必推原於所自始而因之矣倘無所紀又無所因將古今來之以六十甲子紀日者皆人爲之名數而非其固然乎非其固然則隨指一日以爲甲子竟不可哉日之有甲子因歷元而推者也上古歷元天正冬至之日以甲子始故可因仍鱗次至於今而不爽乃以驗之於天若以甲庚執破候晴雨之類往往合符是以

知古人之置曆元非强用推測爲理以求天之合也郭守敬廢曆元趨簡而已・曆元可廢則甲子將誰從始哉古法有似徒設無益而終不廢者天之用不一端人之知天不一道非可徑省爲簡易惟未曙於此則將有姍方密之誚學欲盡廢氣盈朔虛一以中氣分十二節而罷朔閏者天人之精意泯矣

年與日之以甲子紀皆以曆元次第推而得之月之因乎斗柄時之因而太陽但取徵於十二次則亦但可以十二枝紀之而已若同一建寅之月孰爲丙寅孰爲戊寅同一加子之時孰爲甲子孰爲丙子既無象數之可徵特依倚

厤元初始月時始於甲幹而推兩乃以厤元言之則冬至
月建甲子已爲歲首而今用夏正甲子之歲始於丙寅抑
甲子之建自冬至始而大雪以後即建甲子義亦相違故
古人於月但言建某枝之月於時但言時加某枝而不繫
以天干立義精愼後世瑣瑣于通星命之流輒爲增加以
飾其邪說非治厤之大經也
謂黃帝吹律以審音吹者吹其律之笙簫管籥也而蔡西
山堅持吹之一字以譏王朴用尺之非過矣朴用尺而廢
律固爲不可只省律之一用耳可以度長短大小而不可
以測中之所容與其輕重且律兼度量衡而爲之準是律

爲母而尺其子也用一子以廢羣子之母其失固然矣然律者要不可以吹者也攄然洞達之音音從何發卽合成音亦怒號之竅于喁之聲而已且吹之有清濁也不盡因乎管而因乎吹之者洪纖舒疾之氣今以一管易人而吹之且以一人異用其氣而吹之高下鴻殺固不一矣又將何據以定中聲乎唯手口心耳無固然之則故雖聖人必倚律以爲程則管不待吹絃不待彈鼓不待伐鐘不待考而五音十二律已有畫一之章然則言吹律者律已成樂已審而吹以驗之也非藉吹之得聲而據之以爲樂也用尺雖於法未全自賢於任吹者之徒徇口耳矣

黃道出入赤道內外之差冬至自南而反北人在赤道北故曰反初遲後疾至於赤道則又漸向於遲夏至自北而之南亦初遲後疾至於赤道則又漸向於遲唯近赤道則疾遠則漸遲曆家測其實未明其故蓋赤道當天之中其體最高則黃道所經亦高漸移而南北則漸降而下在天成象者淸虛而利親上故趨於高則其行利趨於下則其行漸遲猶在地成形者之利於下是以二至之發斂三十秒二分之發斂極於三十八分九十五秒也據授時曆謂日高故度分遠是以日行一度月下故度分近是以日行十三度有奇亦周旋曲護陰當遲陽當疾之說爾七曜

而夫婦合食以無嫌亦嫌其褻更無已而妣配無尸歸以
祖之尸攝之則一人而兩致獻酬男子而婦人之义已不
倫矣及此則不立尸為猶愈也司馬程朱定所作家禮論
復古備矣而不及尸亦求之情理而不得其安也

素問之言天曰運言地曰氣運者動之紀也理也則亦天
主理地主氣之驗也故諸家之說唯素問為見天地之化
而不滯五運之序甲巳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
以理序也天以其紀善五行之生則五行所以成材者天
之氣也土成而後金孕其中（雖運而非其生）土金堅立水不漫散
而後流焉水土相得金氣堅之而後木以昌植木效其才

而火麗之以明故古有無火之世而間有無木之山礦無無金之川澤而土水不竭砂石皆金之屬也自然而成者長有待而成者稚五行之生雖終始無端而以理言之則其序如此故知五運者以紀理也地主氣則渾然一氣之中六用并爲而不相先後同氣相求必以類應故風木與陽火君火相得也陰熱相火與燥金相得也溼土與寒水相得也相得則相互發或司天或在泉兩相唱和無適先也以類互應均有而不相制柔生克之有哉兩以生克之說求之則水土克也金火克也胡爲其相待以成哉邪理振其已成而爲之序而不問其氣之相須故以土始不以水始吳澄 亦不

以本始對用非有相生之氣也氣因其相得者而合風與則火熱火烈則風生熱燥則燥成燥迫則熱盛溼蒸則寒凝寒盛則溼聚非有相克之氣也風春氣也故厥陰爲初火熱夏氣也燥秋氣也溼寒冬氣也冬水聚溼氣勝應四時之序而不虛寄土位於中宮於以體天地之化賢於諸家遠矣有湍理而化與物不我待也則不得已而爲之增減以相就如八卦配五行者木二金二土二水火一不知水火之何以不足木金土之何以有餘也以五行配四時者或分季夏以居土或寄四季月之十八日以居土不知土之何以必主此一月之中與此十八日之內也抑不知季夏之

氣林錚之律何爲背門滅以暴土也唯素問天有一火地有二火之說爲不然天主理理者名實之辨均之爲火名同而實不有異故天著其象凡火皆火一而已矣地主氣氣則分陰陽之殊矣陰陽之各有其火灼然著見於兩間不相診合不能以陰火之氣爲陽火也陽火自然之火也陽火翕聚之火也陰火不離木而明不爍金以流不煉土以堅不遇水而息而陽火反是螢入火則焦爛觸電則滅以相息矣故知二火之說實於木金土各占二卦之所爲增飾也

五運在天而以理言則可以言性矣性者而爲五德土德

信金德義水智木德仁火德禮信者人之恆心自然而成諸善之長也恆心者有貞是非之不易而固存者也是非在我之謂義是非在物之謂知知非而存其是油然不合之謂仁仁著於酬酢之藩變之謂禮禮行而五德備矣故恆心者猶十幹之用己五行之土包孕發生乎四德而爲之長也論語謂之識易謂之蘊書謂之念作聖之始功學之所謂果行育德也故通乎素問之言天者可與言德

蔡伯靖言水與山而同歸山同出而異歸非也水流者也故有出有歸山峙者也奚以謂之出奚以謂之歸乎自宋以來閩中無稽之游士始狃此說以爲人營葬伯靖父子

君葬其術而朱子惑之亦大儒之疵也古之葬者兆域有常以世次昭穆而附焉朗至後代管輅郭璞有相地之說術但言形勢高下未指山自某來為龍也世傳郭璞葬經一卷其言固自近理自爲術者起乃竊禹貢尊山之文謂山有來去不知導山云者因山通路披荊榛平險阻置傳食爾非山有流裔而禹爲分疏之也水之有出有歸者過矣來者續矣自此至彼駸駸以行明矣若山則亙古亘亂上亙古此石洪濛不知所出向後必無所歸而奚可以出歸名之彼徒見岡脊之容一起一伏如波浪之層疊龍蛇之蜿屈因類成狀猶眩者見空中之花遂謂此花有柢根

有精其說辭可笑自不待言如謂有所自起有所自止則高以下爲其可云自平地拔起至於最高之峰而止必不可云自高峰之脊而下至於邱阜也海濱最下者也必欲爲運磨之說海濱爲崑崙之祖非崑崙之行至海濱而盡一峰之積四面培塿而成亦可謂異出而同歸矣水以下爲歸山以高爲歸不易之理也況乎踞峰四望尋山辨列於地下正如陳盂盞於案彼此之各有其區域而固不相因明矣術士之說但以夸張形似誘不孝之貪夫以父母之骴骼爲媒富貴之資有王者起必置之誅而不舍之科爲君子者如之何猶聽其導於迷流邪

謂天開於子子之前無天地闢於丑丑之前無地人生於寅寅之前無人吾無此邃古之傳聞不能徵其然否也謂酉而無人戌而無地亥而無天吾無無窮之耳目不能徵其虛實也吾無以徵之不知為此說者之何以徵之如是其確也考古者以可聞之實而已知來者以先見之幾而已故吾所知者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全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文之不備漸至於無文則前無與識後無與傳是非無恒取舍無據所謂饑則呴呴飽則棄餘者亦植立之獸而已矣魏晉之降劉石之濫觴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